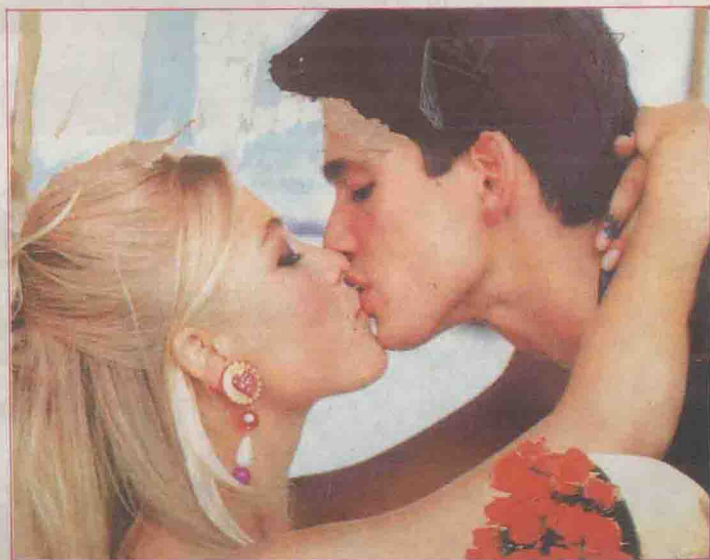


午夜牛郎

根据美国 Pocket Books 出版公司·最新出版译出

全譯本



〔美〕歐文·華萊士著

午夜牛郎

(美)欧文 华莱士 著
吴正纲 戴离安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 容 提 要

欧文·华莱士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畅销书作家。他笔下的每一个故事都受到人们的欢迎，被称为当今的“情爱大师”。

本书主人公彼得、亚瑟等男女青年为了吃饭，为了生存，去做那些自己不愿意做，而且受自我良心责备的“午夜牛郎”。去满足那些富太太们快乐的工具。为此，彼得失去了最心爱的女人——珍妮。亚瑟认识到人不应那样活着的时候，就不干那种工作。他努力写剧本，最后成功，温柔漂亮到极点的玫瑰花——珍妮，坚持正义的工作，终于创业成功。她宁肯与自己最心爱的彼得分手坚持正义，而支持亚瑟的新工作，最后跟亚瑟结婚。彼得为此痛苦万分，在认识到尽管应有尽有，但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失去自己最心爱的人，那将是最痛苦的生活。当他发现黑社会为独占自己的俱乐部杀害了玛莎，自己也被驱逐时，才醒觉到自己只不过是扮演一条他们养的狗。

我叫彼得·史卡罗。我常常问：生命不过如此吗？

我说：“你能解答自亚当以来，所有困扰世界的问题吗？我晓得答案：把上帝想成是小丑——一位神圣的小丑。这样一切不就解决了？如果你把上帝想成是小丑，所有的冤枉、不公平和苦痛就突然可以用道理来解释了。一次地震死了一千多人，那只是闹剧。波利维亚塌了一座桥，三十多名无辜者罹难，那是大闹剧。懂我的意思吗？一个婴儿出生就得了血癌，那是演出最成功的闹剧。一切都是因为那位神圣的小丑。仔细想想这些，你就可以安心地坐下来为精彩的演出鼓掌了。”

索尔·哈菲的脸上露出了苦笑。“彼得，如果你相信自己论调的一半，你就会觉得那番话耐人寻味。你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在说什么，你只是愤怒不平。你并不真的怀疑人生价值，你只是愤世嫉俗。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，“我是外硬内软。”

我们是在西四十五街上一间零乱的办公室里。那是我经纪人的办公室。外面是强风劲雪，里面则是暖气管震动的声音，和满屋的烟味。

“那么……”哈菲说，“我猜想你试镜一定不太成功。”

“试镜？”我说，“什么试镜？他们只看了我一眼就决定不要我了。他们需要的角色是更年轻一点的。”

“这种情形很平常，”我的经纪人以有富哲理的口吻说，“导演

在心中想好了他所需要的造型——”

我用手指在四周比划了一下。“十二年来我试过迎合每一位导演所需的造型。我掌握每一个机会，敲过无数的门。可是我得到了什么？一些狗屎的致谢表和八千块——这是我十二年来的收入，也是我从事演艺事业以来的全部收入。”

“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”哈菲耸耸肩说，“僧多粥少，有什么法子呢！”

“不要对我说这种话。最令我难过的是每年不断有新人窜出。我看见今天参加试镜的那些小鬼。我敢对天发誓，他们年纪轻得够当我儿子。他们有些很帅，也有些很强壮。明年一月我就三十六了，到时候我还能有什么出路？替那些跑龙套的读剧本？不，上帝，我已经濒临事业崩溃点了。”

“听我说，”经纪人说，“我跟你一样愤世嫉俗。我今年四十八岁，从事这一行已经有二十五年了。刚走入这一行的时候，我梦想的是百万元的交易。我梦见自己打电话到西海岸说：‘嗨，亲爱的，是我——索尔·我给你买个了热腾腾的好礼物！’漂亮的女明星，有香槟的晚餐，我以为走上这一行就会过这样的日子。彼得，结果我在西海岸连一个鬼影都不认识，而我所认识的女明星全部都是风座女。”

我笑了。“索尔，我们俩可真是难兄难弟。”

“不，”我的经纪人说，“明天你的房门很可能会打开，然后新的克拉克·盖博或玛丽莲·梦露从门外走进来。”

“从反面来说，走进门的也很可能是来索债的房东。”

“是啊，”索尔忧郁地说，“那也有可能。”

经纪人剥去一只廉价雪茄的玻璃纸套，拿了个凹凸凸凸的打火机把雪茄点着，随着吹出一股青烟。他把脚跷在桌上，盯着被油烟熏黄的帘子，看着外面的大风大雪。

索尔·哈菲的脸又变大了。几年前他的头就显得很大，身体也过于肥胖。现在年龄大了，时间所赐给他的是权威和稳重。

“他有点像罗马帝国的皇帝，”珍妮·图例佛曾经说。“你叫他换上罩袍，拍张照片就知道像不像。”

“你想你是个失败者吗？”我的经纪人突然问。

“即使不是也差不多了，”我说，“我已经没有往旁发展的余地。除了演戏我还能干什么？到男装店当店员？还是摆摊子示范削皮刀的用法？除了演戏我啥也不会，而且本行的人似乎也不想用我。”

“如果你放弃演戏，”哈菲说，“说不定这后半生你都会后悔。”

“如果我要吃饭的话，”我说，“就非得干这一行不可。”

经纪人把脚放下来，向前靠在桌上看着我。

“我可以借你十块，”他说。

我站起来拿着我的帽子、大衣、围巾和手套。

“谢谢你，索尔，”我说，“你已经被我牵连够惨了。”我走到门口，回头对他说：“对了，如果圣诞节前见不到你，现在就祝你声圣诞快乐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？”，哈菲说，“让我也祝你一声圣诞快乐。”

我刚转门扭的时候，又回头对他说：“还是借我十块吧，索尔。”说着，我勉强装出笑脸。

春天也许是属于全世界的，可是冬天却专属于曼哈顿岛。尽管是满怀惆怅，经过第五街的时候，我还是心想我一定要在那儿继续闯下去。

天空带着忧郁的灰色，风呼呼吹着，雪花在空中飞舞。街上行人匆匆，国旗飘盈，喇叭声此起彼落，扩音器里播着圣诞歌声。这是个活生生的世界，这幅画中的人物永远不会死去。我在街上闲逛，呢子大衣的扣子敞着，衣摆随风拍动。（领口和袖口都破了。）我的

枣色羊毛围巾漫不经心地挂在脖子上。(那是我以低价向我的上一任老板买的。)在头顶上的是一顶针织的爱尔兰帽。(偷帽子并不难。你光着头走进人潮汹涌的百货公司,出来的时候头上就戴着帽子。)

我的脸部线条很粗犷,可以说是有棱有角。我的头发色泽深暗,有点近乎深紫色,皮肤呈蓝褐色,至于牙齿则又白又方,简直就象方糖。我笑起来带有一丝冷嘲,说得坦白一点,那种笑像莎翁悲剧中的大恶人伊阿果,而不像哈姆雷特。

我个子很高,脚步轻快,动作和姿态都带着些孤傲,仿佛有种不同流合污的衝劲——顶着强风劲雪,冲向生命。

我不时往橱窗的玻璃上看自己的反影,在别的时代,我也许是海盗,也许是朝臣,也许是封爵的花花公子,我相信自己是个有为的青年——只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,我常怀疑是不是这一生都完了。

走到四十八街,我不禁放慢脚步。那一带全是名品店。皮件、丝缎、金银、珠宝,以及全世界最精致的艺术品。

我幻想自己走进店里,笑着指指某一样名品说:“我要这个!”不为任何理由而去买一样东西,是多令人喜悦的事。不喜欢它的时候,你还可以把它扔掉,而且你在那些金光闪闪的精品照耀之下,过足了优越感的瘾。

我在一家只卖进口食品的商店门口停下脚步。里面卖的有鱼子酱、麦草、法式小面饼,以及各种稀味珍品。一大群顾客正向忙碌的店员挥舞着成叠的钞票。

我转身离去,为这个一切以金钱为主的世界感到心痛。

西五十四街上,靠近第八街交口的地方有一家名叫“颓丧者之家”的酒吧。这儿的顾客多半是失业的演员或下班休息的警察。

店里阴暗，充满霉味，低矮的铁皮天花板上用铁链串着一部巨大的电视机，及许许多多麦酒的广告标签。墙上除了有飞镖靶以外，还挂满了知名影星的签名照。不过你永远不可能在这种低级的场所看见他们的影子。

疮疤满布的吧台围绕着靠里面的墙。我走进去，向两个正在扔飞镖的熟人轻描淡写地打了个招呼，然后一直走向吧台。我把一只脚搭在光亮的铜梁上，轻轻把帽子向后顶了顶。

酒保吉米走过来，拿了块布抹去我面前的烟灰和脆饼渣。

“彼得，”他说，祝你他妈的狗屎圣诞节快乐。

“呃，可不是吗，”我用爱尔兰土腔说，“彼此彼此。给咱来个‘狄更斯’好吗？”如果你第一次到这儿来，鼓足了勇气问吉米什么是“狄更斯”，他会咕哝地回答：“孤雏泪。”——也就是马丁尼加橄榄加柠檬皮。

“近来如何？”吉米把饮料放在我面前的小纸垫上。纸垫的广告打着第八街按摩院。

“狗屎不如，”我愉快地回答。

“哦？总算你也尝到不如意了，是不是？”酒保露出大金牙笑着走开了。我呷了一口酒，不经意地向四周看看。有几个熟人向我招手，我也回应他们。这儿全是警察和演员——都是些颓丧不得志的人。

很多落单的人也在这儿消磨时间。他们捧着饮料或盯着吧台后面镜子里扭曲的身影发楞。距我左边两个圆橙，有个女人吸引了我的注意：她穿了一件及踝的长貂皮大衣，头戴相称的西班牙阔边帽。我在想，制成那件大衣不知道需要多少只貂。

我从镜子里打量那个女人。鳄鱼皮的皮包，纯金的Donhill打火机，金色浑浊的香烟，金戒指，金项链，她留着长指甲，那双手看起来并不年轻。她的脸孔被阔边帽遮住了，再加上一付特大号的太

阳眼镜，任何人都难看出她的长相。

我正在猜测她年龄的时候，她突然拿了一张票子放在吧枱上，然后扣上皮包，向我走过来。

“五十，”她说。那声音有点粗。

“什么？”我吃惊地看她。

“五十，”她耐心地重复一遍。“五十块。”

这倒挺耐人寻味的。公园街的妓女居然跑到第八街来捡生意了。

“我很荣幸，”我笑着说，“你看我像付得起五十块的人吗？”

“笨蛋，”她说，“你看我像是需要五十块的女人吗？”

我们互相凝视着对方。

“你要付五十块？”我压低了声音问。

她点点头。“愿意还是不愿意？”

我这后半生都在奇怪当时我为什么一点都没有犹豫。

“哪里？”我说。

“你那儿。”她说。

“我得先打个电话。”

“去打吧，”她说，“你的饮料我来陪你喝。我喜欢吃橄榄。”

我走到油腻腻的厨房边，拿起公用电话。有人在墙上写着：找乐子，旁边是一行电话号码。我打回我的公寓，我的室友亚瑟·安德在铃声响第五次的时候拿起话筒。

“亚瑟？”我说，“是彼得。你可不可以马上把房间让出来？”

“什么？”亚瑟说，“彼得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我需要独自占用一小时，”我说，“马上就要。是件很重要的事。”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亚瑟，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？我约了珍妮六点钟在‘布罗陀’碰

面。你能不能现在就去那儿等她？”

“假如事情真是那么重要的话……”

“我以后再解释。我六点半会赶到‘布罗陀’跟你和珍妮碰面。晚饭我请客。”

“你找到那份工作了！”亚瑟兴奋地说。

“我找到一份工作了。”我说，“你答应我立刻离开，好吗？”

“我可不可以先上个大号？”

“快一点。”说完我挂上电话。

回到吧枱那儿的时候，她已经喝光我的酒，正在吸着橄榄和柠檬皮。我用索尔借我的十块钱付了帐，然后带着那女人走出酒吧。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，但是我一点也不在乎。

我们在计程车里只交谈了两次。到了六十一街的时候我问她，“你去‘颓丧者之家’干什么？”

她说，“视察。”

到了七十二街时我又问她，“为什么选上我？”

她说，“你看起来很干净。”

我住在西七十五街一栋六层的砖楼公寓里。进门的地方比人行道高出三个台阶，门口堆满了垃圾包。这栋公寓一共十二户；北面的窗子面对大马路，南面的窗子面对杂乱的天井及一棵屹立不倒的臭椿树。

我和亚瑟·安德合租一楼只有一间卧房的公寓。房门只有被人撬开过两次，现在我们一共上了三道锁，外加一条链锁。当然靠地面的窗子都要封上木条。

我们两个每月换房间睡。一个睡卧房，另一个就在客厅睡折叠床，下个月再调换。厨房是超迷你型的，浴室（只能淋浴，没有浴缸）则比厨房更小。我们一个月要付四百五，而且心里还在暗自高

兴呢。

过去五年来我们一直当自己是属于过渡时期——到了有一天我当上了好角色，或亚瑟完成了他的巨作，我们就可以换个好地方住住。我们的家具不是朋友送的，就是在救世军仓库那儿买的，要不就是在贫民窟捡来的。

我们把桔红色的木箱拿来当书架，巨型的电缆卷轴当咖啡桌，照相馆的反光板加了灯泡成为台灯，一块木板架在空心砖上面就成了餐桌。桌上摆着喷雾式蟑螂乐和烧焦的汉堡。窗帘架上和门框上都挂满了衣服。一位爱猫的朋友捐赠的破地毯遮掩了地板上千疮百孔的油毛毯。

我开了三道锁，带着那女人走进屋里时，她打量了一圈说，“上帝！”

“这不是个很好的地方，”我坦然地说。

“不是个很好的地方？”她说，“这根本不算是个地方！”

可是她还是脱了帽子和大衣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椅背上。那张椅子破了个洞，弹簧从椅垫里钻出来。接着她摘下太阳眼镜。那是我头一次看清她的长相。

我猜她有四十出头了，长得并不漂亮，可是发型设计师和美容师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使她比原来该有的样子还要好看一点。我期望隐藏在茶色毛衣里的胴体也经过有氧舞蹈和按摩的滋润，而能够跟她的脸孔相匹配。

她的脸部肌肉很明显，眼光很利，下巴像给人练拳的靶子，细嫩的嘴唇散发着光芒，赤黄色的头发遮住了高耸的颧骨，坚劲的脖子；宽宽的肩，丰挺的胸部。她泰然自若地让我打量她。

“还可以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一流的，”我说。

“你咀真甜，”她摸摸我的脸颊说。“有没有喝的？”

“红酒。”

“没有好一点的？”

“事实上，”我用最标准的英国腔说，“那是最好的意大利红葡萄酒。”

她笑了笑。我把酒端过来时，她刚从浴室出来。

“都是些男人的衣服”她说，“而且不是你的尺寸。我猜你的室友是个男的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不会是同性恋者吧？”

“很不巧，在下正是。”我说，“你要我怎么称呼你？”

“玛莎，”她说，“我的名字叫玛莎。你们？”

“彼得。”

她两口就把酒喝光，然后我带她走进卧室。正好这个月卧室轮到我用。

她以命令的口吻说，“我要干脆一点的。”

我照着做了。

稍后，我们的呼吸迟缓下来的时候，我说，“我知道这件事跟我没有一点屁关系，你当然也可以叫我闭嘴少管闲事。可是我禁不住要问，玛莎，你经常做这种事吗？”

她说，“是啊，经常。”

“你知道我的意思——在酒吧里找陌生男人搭讪。”

“心情好的时候。”她爽快地回答，“怎样，你觉得这样不对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我的意思是……你不觉得很危险吗？”

“这也是乐趣的一部份——不冒点险怎么会有快乐。听我说，小伙子，这是一种流行的新游戏。象我这样的女人越来越多。她们不想要有牵挂，只要有钱，女人也可以找乐子。过去有几个女人可以这样做的？”

“有道理，”我沉思着说，“很高兴你选中我。”

她吻我脸颊，然后拎了衣服和皮包走进浴室。

“冲完水的时候，”我对她说，“你得摇摇那根压杆”。

“当然，”她说，“这种房子，可想而知。”

我赶紧穿上衣服，走向客厅，搜遍了她的大衣口袋。里面啥也没有，只有一本小说。大衣领口锈着她名字的缩写：M·T·。标签上印的是“巴卡洛”女装店，我知道那地方，每一样东西都贵得吓死人。

她从浴室出来后交给我几张钞票。钱是叠在一起的，我连瞧都没瞧一眼就塞进口袋。

“我要怎么跟你联络，彼得，”我一边帮她穿貂皮大衣，她一边问。

我把电话抄给她，并写上我的姓。她把纸条塞进皮包里。

“我帮你叫车，”我说着，她又吻我脸颊一下。我陪她走出去，连件外套都没穿。我们在公共走廊碰到一楼另一家的富尔太太，她朝我们狠狠看了一眼。

我把玛莎送上计程车，互道再见，然后这才觉得浑身发冷，于是我快步跑回公寓。我看着手上的香港制地摊手表，发现距离跟珍妮与亚瑟约见的的时间只有二十分钟了。

这并不是我第一次不忠于我的女友。我知道善后工作该怎么做。你先得刷牙，不过要刷两次，然后洗澡——也是洗两次。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洗头，因为你身上充满了异性的香水味。

我换上干净的衣服，撒了泡尿，连水都没冲，然后在两颊和颈背洒点男用的香水。这么一来，我可是容光焕发了。

我拿出钞票数了数。三张二十的，她赏了我十块钱小费，真好赚。我出门之前，又向镜子里瞄了最后一眼。我的气色也很好，一点都没有破绽。

二

“布罗陀”是一家颇吸引人的意大利餐厅。同一条街上还有很多古玩店，名牌服饰以及美容院。

我走进去的时候，餐厅里正热闹着。潮湿的空气中夹杂着意大利式的佐料味。那股酸味足可以驱走瘟疫。吧台上横挂着一个布条，写着：圣诞及一九八六新春快乐！

挥汗如雨的侍者们从厨房进进出出，手把托盘举得半天高。扩音器播着歌，某一桌有个盘子打翻了，随即是一位女士的尖叫，酒保摇铃表示又有人赏小费了。

我搜索了一阵才找到珍妮和亚瑟，以及一位叫金恩·海尔的黑人模特儿。他们三人占了角落一张四人的桌子，我挤过去，一路跟领班握手，拍拍服务生的肩膀，并跟熟人点头打招呼。

我俯身在珍妮眉毛上吻了一下。

“今晚我看起来怎样？”我说。

“很香，”珍妮说，“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亚瑟，”我笑着说，“金恩，”我坐在空位上，替自己倒了杯酒。

“今晚全部算我的，”我对大家宣布。

我们虽然在看菜单，但是我知道大家都会点最便宜的：炒面、炸肉团、沙拉，了不起再来一瓶劣等酒。我曾经对他们说这儿的劣等酒都是用来消毒盘子的。

挥了半天手，伙计才过来。点完了菜我就不得不诉说今天的故事了。

我告诉他们我没有通过试镜，但他们愿意替我安排次要角色，所以索尔先预付了我一部分钱，这一笔钱收入足够我请吃晚餐了。

亚瑟接着用他那高亢的内布拉斯加口音说，明天他就要开始上班，工作是卖男用手套，一星期只上三天班。

金恩还在邮局工作，负责把限时信十分准时地送进邮戳机里。

珍妮是位布料设计师，也是我们之中唯一有固定工作的。她抱怨老板命令她把设计好的床单图案全部撕毁。

“我们的花样是跟别家很像，”她说着还格格一笑，“但是还不至于像到要遭别人控告。”

接着我们点的菜仓仓促促地被放在桌上，我们立刻开始传递汤、胡椒、醋、乳酪粉、酒杯和酒瓶。

我们边吃边谈笑，并且叫了第三瓶酒。我今天三十五岁，亚瑟和金恩都是三十二，珍妮是二十八。我们都相信大好前途还等着我们。无论我们想要什么或梦想什么，我们都应该能够得到。

在那充满烟雾和佐料香味的小世界里，我们享受了烈酒、美食与畅谈。面对凌乱的餐桌，我们只感到心满意足。

我们一致认为生命等着自己去开创；当然偶而会有不顺意的時候，但最后还是会成功。离去时，我毫不惋惜地把钱扔在桌子，俨然一副王公贵族的样子。

珍妮要走到中央公园西侧去搭公车，可是天下我最痛恨的就是等公车，所以我坚持要叫辆计程车送她回西九十五街。

她是个奇怪的女人，时而沉默寡言，时而又絮絮不休。我们要好了四年，我之所以会被她吸引住，大概是因为她那令人难以捉摸的个性。

她住在古老宽大的公寓里，公共走廊和电梯里还挂着画。她的房间门口挂了一个“内有恶犬”的牌子。

屋里的摆设正反应出她那分裂型的矛盾个性：光亮、活泼的瑞典式家具，却配上暗绿的壁纸和窗帘。墙上挂着抽象画，长沙发上摆着玩具狗史奴比。桌上除了一只水晶酒瓶，还有一个印了“亚特兰大纪念”的金属烟灰缸。

她替我倒了一杯白兰地菜酒，然后到浴室换衣服。我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拿了支烟，跷着腿坐在沙发上，啜着酒，抽着烟，心想我是多么幸福的人。（我是演员，所以学会了满足现状。）

她出来的时候光着脚，头发也放下来了，身上裹着那件老旧的浴袍。她盘腿坐在我旁边，我搂着她肩膀，接着两人缠抱在一起。

“要不要来点白兰地？”我说。

“一点点就行，”她回答。

珍妮的身材纤细苗条，留着又浓又长的褐色秀发。我迷上了她的头发，所以曾经要求我死的时候，她得用头发为我编套寿衣。

她的五官并不特殊，可是全部调配在一起就显得诚恳、可爱。她的脸型跟身材一样瘦长，跟她有关的一切都是那么圆滑、清爽。

我最欣赏她的一点就是她全身的线条，从头到脚没有一丝差错。完美的线条就是纯美。

每次想到她，我就禁不住自言自语：“真有气质。”我在想，我会那么欣赏她的气质，是不是正因为我在这方面很缺乏？

“拥抱真有意思，”说着我又把她缠在一起。

人们叫我疯狂的拥抱者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

“彼得，我们之间以后到底会怎样？”她在我喝白兰地的时候突然问我。“你和我之间以后到底会怎样？”

我俯看着她。“对我感到厌烦了，珍妮？”我轻轻地问她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为什么问这样的话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只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。”

“我以为很满意现状的，”我抗辩说。

“有时候是如此，我也无法确定，彼得，我们为什么不同居呢？”

“住哪里？”我问。“我那儿不行，我需要亚瑟帮我分担房租。这儿只有一个房间，不到一个礼拜我们俩就要拼命了。”

“你可以——”她说一半又不说了。我把手抽回来。

“找一份固定的职业？”我不自然地笑笑。“九点上班五点下班？我能干哪一行？即使能，我也不愿意。珍妮，你要我放弃演戏吗？”

“如果你不愿放弃，当然我也不愿意，”她缓缓地说，“可是……”

我有好一阵子都没有吭声，因为我不愿意失去她。最后我终于说：“今天我还对索尔说我快崩溃了。我一点也没有夸大。我们定一项协议好不好？你能不能再给我一年？我已经投入了十二年，再多一年也死不了。如果一年后仍是一事无成，我就与演艺事业一刀两断，加入中产阶级的阵容每天定时上下班。你愿意给我这一年吗？”

她伸手把我的脸拉近，两人又吻了起来。她的嘴唇真是又软又甜。

“好吧，”她说，“明年圣诞节。你答应我？”

“当然，”我说，“我几时对你说过谎？”

“只是我自己也不知道……”她叹着气说。

“你该相信我！”

“相信你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相信！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在计程车里回想我的演艺生涯。（一个小说家不管有没有人要出版他的书，仅可以一个劲儿地写，一位画家可以把